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秋风醉了

● 刘醒龙 / 著



秋风醉了

刘醒龙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风醉了/刘醒龙著

qiufengzuile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208—4

I.秋…

II.刘…

III.小说—中国—当代

IV.I·988

秋风醉了

qiufengzuile

© 刘醒龙著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1.7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2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208—4/I·988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刘醒龙，男，1956年元月生于湖北黄洲，高中毕业后做过水利施工员，当过车工，1994年元月调入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代表作《凤凰琴》、《秋风醉了》先后改编为电影、电视，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已出版小说集三部，长篇小说一部，另有三本小说集即将出版(其中一本为法文版)。本自选集收入的七部中篇是作者较偏爱的。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疼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迹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暮时课诵·····	(1)
孔雀绿·····	(32)
秋风醉了·····	(64)
倒挂金钩·····	(125)
牛背脊骨·····	(181)
黄昏放牛·····	(226)
菩提醉了·····	(285)
跋:·····	刘醒龙(354)
跋:生命中不可缺少之重·····	樊 星(356)
附录:刘醒龙主要作品目录·····	(365)

暮时课诵

傍晚的天空很灿烂，小柳的家里却阴沉得很。爱人回来时，小柳正在洗菜。他先听到门外有钥匙串在响，尔后，很重的高跟鞋声就进来了。片刻，客厅里砰的响了一下。他起身去看，见一只杯子粉身碎骨地躺在地上。小柳也不问他们，又走了几步，操起一只热水瓶，轰轰隆隆地掼在杯子旁边。开水溅到爱人的脚上，爱人忍着不出气。小柳也不说什么，依然到厨房里洗那把白菜。菜刚洗完，他听到门咚地合上了，还有三保险的门锁咔嚓的转动声。

他明白这是爱人将门反锁上了。

小柳依然不吭声，将菜切了，炒好，又煮了一个人的面条，独自吃起来。正吃着，门锁又响起来。

进来的是丈母娘，她问：“你媳妇呢？”小柳一瞅丈母娘手上的钥匙答：“不是给你送钥匙去了？”丈母娘被问住了，就换个话说：“你俩这又是怎么啦？”小柳说：“没什么，她不小心摔了一只杯子，我不小心摔了一只热水瓶。”丈母娘咽了一口什么说：“她

单位里闹什么改革，改成了经济实体，所以她的心情才不好！”小柳说：“知道。我还劝她生闷气没用，这事是政治局、国务院让搞的，有意见朝他们提去。”说着他一看表：“哎哟！新闻联播来了。”边说边去开电视机。身后，丈母娘扭头走了。小柳撵上去，大声说：“有人约我今晚去跳舞。妈，你和她说一声。她若不去，我就一个去了！”他说话的那语气，让走在前面的老太太直想跺脚。

七点半之前，爱人赶回家时，小柳已钻进被窝躺下了。爱人搬开三人沙发，铺上一床被子，也睡了。半夜里，小柳听到有哭声，他翻了一下身，仍然睡得很香。他俩这样快半年了，谁先睡就睡床，后睡的就睡沙发。

早上起来，去打饭时，在楼梯转弯的地方，小柳碰上了同事海鸥。海鸥拦住他说：“昨晚怎么没去？害得我和爱红白等了半夜。”小柳一乍：“哎哟！我怎么就将这跳舞的事忘了呢！”海鸥说：“别装！谁不知你这模范丈夫，怕老婆天下第一！”小柳立即正色说：“我有言在先，只要没离婚，就不和别的女孩约会。”海鸥说：“别得意，谁和你约会了？不就是想找个舞伴，散散气，开开心！”

说着话，楼梯一阵颤抖。小柳的爱人提着一只菜篮，一脸晦气地从天而降。海鸥见了忙说：“嫂夫人这早就去买菜呀？”隔了半天，才从楼梯底下传上来一句：“别想我绝食，我不会那样若！”海鸥听了一伸舌头：“怎么，你们也吵架了！”小柳说：“我们才不吵架呢，什么事都是暗自较劲。”海鸥看见小柳欲下楼就说：“我那位刚才赌气走了，这四只馒头，你正好可以拿两只去。就别去排队了。”小柳说：“你不是每餐只要一个馒头？”海鸥说：“还有一位。”小柳问：“谁？”海鸥说：“爱红。”小柳说：“又闹起来了？”海鸥点点头：“他们啦，这一回怕是要彻底解决啦！”小柳叹了一口气：“她那丈夫，白读了一回大学，蛮得像头牛。分开了也好！”

小柳拿上两只馒头，下了楼，将碗放进自己的信箱里，径直

上班去了。

他边走边想心事：自己与海鸥、爱红三人，都是去年五一结婚的，婚礼由局团总支操办，很热闹的一次集体婚礼。没想到，不到一年就闹成了反目为仇的模样。她们俩是明闹，别人都知道。自己是暗闹，几乎没有外人知道。局长和他们谈过几次，还将闹的理由归纳了一下，无非是过去的机关一改成经济实体后，大家都忙，都顾不上家里的事。局长要他们都忍让一下，等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后，就会好的。可他们觉得连一分钟都难忍受下去。拐进机关大门，迎面一个灰不溜秋的人，朝他一合掌，说了一句很奇怪又很熟悉的话。

小柳看清这人是一个和尚时，才明白这句话是阿弥陀佛，换了别人，小柳会生气的，在这个机关里上班的人，对来办事的人发脾气、撵他们走路是常事。但小柳今天由于好奇就没有发脾气，心里想：这和尚来财政局干什么？嘴上却问：“你找谁呀？”和尚说：“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小柳说：“连找谁不找谁都不知道，那来干什么？”和尚说：“是这样，同志，我姓释，是灵山寺的，由于近段寺里香火不太好，这一段每天只能开一顿僧饭。显光师父让写了一个报告，请财政局补助一点。我们是头一回向政府化缘，不知这手续该怎么办，才特意来早点，想找个同辈请教一下。”

小柳一听这事就来了精神，打开办公室，随手开了日光灯，将啃剩下的半只馒头往桌面上一放，拿起和尚递过来的报告，一字不漏地细看了一遍，说：“只要一万块，数字倒不大。”和尚听了连忙说：“其实，只要五千就行。只是听隔壁林场的同志说，要五千，至少得写一万，才多写些的。”小柳说：“佛家子弟倒也真的诚实，与凡俗不同。”忽然，小柳想起什么：“你刚才称呼我什么？同志？”和尚不好意思地说：“按佛门规矩，本该称施主。可对政府领

导这么称呼,就太不恭敬了,只好这么叫,你可别见怪!”小柳说:“哪里!哪里!”

说着话,上班的人都陆续来了。

大家轮番看着小柳递来的和尚们要钱的报告,还没看的和看过了的,就把目光去扫那和尚。和尚受不了这目光,挺难为情的。

人越来越多,连楼上楼下各个办公室的人也都闻风来看稀奇。海鸥也来了,一个劲地挤到和尚面前,看了几眼忍不住发问:“和尚师傅,都说灵山寺的菩萨灵,有求必应,你说句实话,到底真灵还是假灵?”和尚见是女的,就闭上眼,合掌说:“俗话说,心诚则灵。佛门之事也是这个理。”海鸥追问:“怎样才叫心诚呢?”

这时,走廊上有人大声说:“行政股是不是又在分东西了,怎么这热闹?”小柳赶忙迎上去说:“李局长,灵山寺来了位和尚,还有个报告,想要点钱,大家是头一回遇上这事,不知怎么办好,正商量找你请示呢!”李局长进屋来,小柳从人群中找回那份报告,递上去。李局长一摆手:“我眼镜没戴,看不清。”小柳就大声念一遍。李局长听完后不禁一笑:“这改革还改出鬼来了,连和尚都知道找财政要钱。庙里养了那么多的和尚、尼姑,怎么不出去化缘?”和尚就解释:“庙里僧尼虽然很多,可真正能出门做事的并不多,都是些有病无钱半路出家的和老来无依无靠才投靠佛门的。加上周围一带地方,都在搞精神文明,不准人上山进香,功德钱收不了几个。许多初当香客的人,只知磕头拜佛,不知积几个功德钱,显光师父又不准弟子们开口提醒,所以才弄得现在这么个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得已才请政府帮忙解决。”李局长说:“你大概是庙里的二把手吧?”和尚说:“还没明确,不过这些杂事都归我管。”李局长说:“你这庙里的情况和我这里差不多,我实话对你说,如今县财政连全县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哪能顾得上

你们这些出家人啰！回去和你们一把手说说，尘世在改革，仙界不动也不行啊！”

和尚不知软磨硬泡，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收起报告便走。

人都走光了，海鸥便对小柳说：“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去灵山寺抽个签怎么样？”小柳正在想怎么回绝，爱红从门外进来了。海鸥一怂恿，爱红就说：“去倒想去，就是不会骑车子，太远了，难走！”边说边把眼睛瞅小柳。海鸥说：“小柳去就行，他可以骑车带你。”爱红说：“人家星期天事多呢！”小柳连忙说：“去。我早就想去那庙里看看呢！”

爱红浅浅一笑：“昨天我去统战部玩，碰见一个和尚正在那儿打小报告，说庙里当家的显光师父管理不得法，收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人，搞得庙里经济上一团糟，政治上也很混乱，要统战部派人去帮忙整顿一下。”说到这里，爱红压低嗓门说：“那味道，非常像李局长在县长面前说胡局长。”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很开心，一点也不像是正和丈夫老婆闹离婚的人。

笑完，她俩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小柳看见半截馒头仍在那儿搁着，刚伸手去拿，爱红急急地来唤他去她办公室。

爱红的文印室一扇窗户正临着一条小巷，隔着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局长正和和尚说些什么。还给了十元钱那和尚。和尚还了他一个揖。“肯定还念了声阿弥陀佛，只是听不见。”小柳说，又说：“昨天打小报告的是这个和尚吗？”爱红说：“有点像。”又说：“我最讨厌李局长这种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爱红在小柳面前说话，越来越不藏心思，小柳觉得其中藏着什么，但他从不敢细想。

二

星期天早上，小柳破例没睡懒觉。他昨晚有意看综艺大观，等他关了电视机，里屋的床果然让爱人先占去，他如愿地在沙发上睡了一夜。天亮后，他悄悄地起了床，从食堂里打回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着温。吃完自己那一份后，他就打扮得潇潇洒洒的，站到县城的十字路口上等人。

等了一会，见不着一个眼熟的，尽是些进城赶早市的农民在眼里晃来晃去，小柳就去路旁买电烤饼吃。交了五毛钱，拿到一张厚纸片，正在排队，眼前霞光一闪，一个小个子女孩骑着一辆红色自行车，穿着红大衣、红弹力裤，从马路那头过来了。小柳赶忙喊：“海鸥！海鸥！”海鸥眼角一扫，见了，忙跳下车，并说：“给我买两个，我还没吃早饭呢！”小柳真的又掏钱，拿到两张厚纸片。

这时，第一锅电烤饼已经熟了，大家都围上去抢。小柳挤拢去迟了些，只抢到一只。他看见对面一个人抢到了两只，就朝那人叫了声：“王厂长！”王厂长反应很快，立即找准了人，“哟，柳股长，你也吃这个？”小柳说：“不只是我，还有海鸥会计也想吃呢。可下手慢了，只抢到一只。”王厂长忙说：“刚好，这两只先给你们，我等下一锅。”小柳也不客气，就用手里的纸片和他换了。王厂长一脸笑容地小声说：“我们厂申请的那笔周转金，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小柳说：“你星期一来看看吧。”王厂长谢过后，又围到烤炉旁边去了。

海鸥咬了一口饼，说：“几毛一个？我给你钱。”小柳说：“算了，昨天拿了你两只馒头，不是也没给饭菜票！”海鸥说：“我倒忘了。还以为占了你的便宜。”远远地看到爱红款款地走来了。小

柳忍不住说：“我总觉得你和爱红的闹不一样。爱红是真闹，你是闹着玩的，小俩口过腻了，无事生出是非来。”海鸥说：“我也总觉得你心里偏向着爱红，对我只是在应付。”

小柳还没想出话来回答，爱红就到了近前，很好看地一扬眉问：“你俩在说什么悄悄话？”海鸥说：“说你呢，三四天没回去过夜，昨天回去恐怕是小别胜新婚呢！”好好地，爱红突然阴了脸，说：“他敢碰？我枕头底下搁着小刀！”小柳觉得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一种声明或什么的。海鸥转变也快：“大清早愠什么气。来，吃一只电烤饼，小柳特别为你买的。”爱红接过去吃了两口，脸上逐渐恢复了原先的模样。小柳问：“一只够么，要不要再买一只？上山路顶累人。”爱红说：“我带了干粮。”

吃完电烤饼，爱红和海鸥都将手帕伸到小柳面前。小柳一愣，然后用海鸥的手帕擦右手，用爱红的手帕擦左手，并说：“我这样作很公平吧？”海鸥说：“貌似公平。可左手离心近，右手离心远。”小柳说：“你可错了，我是异心位，心长在右边。不信你摸摸。”海鸥说：“你让爱红摸摸吧！”说着，一抬腿，骑上车子走了。

小柳推动车子，但不能骑，此处正是上坡。走了一程，到了坡顶，才骑上去；他没作声，爱红就很默契地坐到车子后面。海鸥已将他俩拉下两百米。小柳刚想松开车刹，就听见爱红在耳边说：“让她去，莫追。”隔了一会，爱红在身后忽然问：“你的心真的长在右边？”小柳说：“没那回事，蒙海鸥的。”

下完坡，走到平路上时，小柳感到两只手悄悄地落在自己的腰上，温温柔柔地有一股暖气伴随而来。小柳见路上来往的人渐渐多起来，心里有点怕，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让那手从腰上松开。这样走了两里路，小柳忽然说：“有熟人来了！”后面的爱红迅速松开了手。刚做完这些，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人，骑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旧永久车，迎面驶过，车后绑着一只大竹笼子，里面装满

了公鸡母鸡。小柳叫声：“冯股长！”那人一点反应没有，径直走了。

爱红在后面问：“哪个冯股长？”小柳说：“你来之前，他在我们股里当股长，很有权，人也正直，水平也不错。还准备让他当副局长。这样就遭到人的妒嫉。冯股长有个相好的女人，大家就捏住他的这只痛脚使劲整他，最后将他整到林工商公司里去当副经理，以后就每况愈下。”爱红说：“你怕是看错了啵，行财股的股长，再倒霉也不致于去当鸡贩子。”小柳蹬了几圈才回答：“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掌了这么多年的财权，总该有点过硬的关系呀！”

转了一个弯，看到海鸥站在路边。他俩忙下了车。海鸥用手帕扇着风说：“碰见冯股长了吗？就是那个鸡贩子！”小柳说：“鸡贩子倒是看见了一个，可拿不准就是冯股长”海鸥说：“烧成灰我也认得他。他骑的还是财政局的那辆车子呢！”小柳说：“海鸥你就爱记仇，那年他把你从行财股撵到农财股，主要是嫌你算盘打得不好，也没别的原因。”海鸥说：“狗屁。反正结婚了，也不怕你们笑。有一回，他要摸我，我不让，还唾了他。”爱红说：“那你当时怎么不揭发出来？”海鸥说：“是我妈不让公开，说搞不好就是自己抹屎在自己脸上。”

说着话，路旁的坑里有夫妻俩开始打架。哭闹吼叫声，听得一清二楚。男的骂：“臭婆娘，老子好不容易挣了几块钱，留着买烟抽，你这缩头乌龟吃了豹子胆，竟偷去供了菩萨！”女人哭：“还不是为你老子还愿，七老八十的，总也不死，长年累月害病，把这个家都拖垮了。我不去求菩萨，还能求谁呢！”男的骂得更凶：“你这个臭屁，今天不去庙里将钱讨回来，我就用刀刺了你。”

听到这话，爱红的脸一下子红了，催着快走。海鸥却听上了瘾，非要看看水落石出。小柳见爱红非要走，就说海鸥：“你是想